

大众周末

新闻关注



女法官晒性感美照 引发媒体热议

摩尔多瓦女法官乌斯维特拉娜·蒂尤因在“脸谱”网上传自己的性感美照，引发媒体热议，被称为“世界最性感的女法官”。



美国三姐妹 同嫁一夫生24个孩子

现代文明下的美国，有三姐妹同嫁一夫，和谐幸福生活在一起。原来在美国的犹他州盐湖城有个相信摩门教的部落。那里接受一夫多妻制。



英国17岁单亲妈妈逆袭 二十出头赚百万

利物浦的Kate Stewart在17岁意外怀孕，很多人认为她从此人生变得暗淡无光。她边打工边照顾女儿。还开了一家公司，二十出头的她就已经赚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。同时坚持在大学攻读了商业管理学位。



喵星人被困 囿照网络走红

乘坐毯子进入游泳池，对于猫来说也算是漂流的一种体验，然而从它的表情看起来好像很后悔开启这段旅程。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“我出门一般不说自己是写网络小说的，否则对方不理解、不明白，得解释好半天。那时候的感觉是：我像个边缘人，外人不会理解我。这一行是孤独的，也是委屈的。我们的纳税额很高，可能超出一家小型工厂的定额税，却没有一个与之相配的社会待遇。”

常书欣：网络文学也要正能量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

阅读报章也是常书欣创作灵感的来源。

在写作上找到快乐

“网络小说起步的时候，大部分作家失业无职，是被逼出来的。记得2008年刚开始码字的时候，我第一部作品一直写到六十多万字都没有签约上架，这相当于全部是免费的公众版，相当于这六十万字的辛苦，连电费和网费都换不回来。那时候人很沮丧，心情很低落，觉得全世界都不理解我。”常书欣回忆道。

“还好，我有个好老婆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她很鼓励我，老婆是我坚持的动力，写到七十万字时那部作品上架了，我有了第一笔收入，很少，几百块钱，不过很兴奋。”常书欣欣慰地说。

但兴奋退去之后，码字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，坚持是非常痛苦的。因为网络小说需要定时更新的特殊性，常书欣必须用连续、快速的故事情节留住读者。这种更新在思路拧结、身体抱病或家里有事时，非常痛苦。

“大多数情况，不得不逼着自己码字，可能是连续几个小时，甚至十个小时以上才能码完一天的工作。这种压力，经常会让人有崩溃的感觉。不过还必须坚持。”常书欣说道。

“老常上有老、下有小、中间还有个河东狮吼，烦事琐事众多，精力也极其有限，确实也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上面来。没办法，有很多想法，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也许可以慢慢发酵出来，不过实在没那时间啊。这不，过年走走七姑八姨亲戚，走完亲戚还得去减减肥，看看颈椎。写了两三年，把脖子给写歪了，得矫正过来，实在是忙呀。”老常在在一部小说的结语中调侃道。

在网络作家的大军中，常书欣逐渐崭露头角，被粉丝们喊作“老常”。

“其实我这个人有点贱，你要骂我，我不一定在乎。可这么支持，实在感觉压力和责任重大，一句话，谢谢了，兄弟们！其实是你们让一无是处的老常找到了生活的方向。我呢，一定沿着这个方向往下走，直到走不动为止。”老常真诚地对书友友们写道。

当记者问常书欣，看到有的网络写手年薪千万，作何感想时，在网络作家中，收入中等偏下的他哈哈笑道：“写了这么多年，还不如人家一天多。我一般都是朝后看，找找自信。”

“我能写到现在，关键在心态上。我一开始不觉得靠这个挣钱，功利性不是很强。我想作为一个写手，在写作上找到一种快乐，才能做更久。写自己喜欢写的，有意思才能坚持。”常书欣说道。

持。”常书欣说道。“这是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记者赞赏老常。“也没那么高尚，嘿嘿嘿，我那时候也是被房贷逼的。现在回头看看也挺有意思的，有一个奋斗的目标。”老常回答道。

我相信人性本善

写作的灵感源于生活的触动。常书欣说，自己的小说《超级大忽悠》即是典型。有一年，常书欣路过郑州。在长途汽车站买饮料，一不小心就买了瓶“可口可乐”。

“哎哟，把我给气得，回头就去找长途汽车站那摊主，我长相凶，人也横，老家离郑州不远，方言咱也会说，操着河南腔诈了摊主几句，那摊主陪着笑脸给我换了瓶运动饮料。”常书欣回忆道。

本以为讨便宜的常书欣，出了站拧盖喝了两口，咦，没甜味……再仔细一看，把常书欣给气得哭笑不得，不是脉动，是“脉劫”。

“得了，这次都没法回去找人摊主了，人家肯定一句：那，你都拧开盖喝了，我怎么给你退？”常书欣大笑说着。

俗话说无独有偶。刚在车站被忽悠了一把，常书欣寻思到书市看看。在书市里，他碰见一胖得发喘的摊主。常书欣选中了一本《中国文人的活法》，书价二十七块，不打折。

“我左看右看没发现错字，确认是正版，付款时递了一张一百的，那胖摊主拿着钱为难地说：给点零钱呗。咱当时没有……那摊主很不悦地摸索着包里，就在我眼前数着一十、二十、三十……应该找七十多块，实在没零钱了，干脆数了八张十块钱递给我，大方地说：收您二十块吧，您拿好。”常书欣讲述道。

“嗨，把我给感动得，还谢了摊主一句。没料到出了书市坐出租车，下车掏钱时不对了，哪有八张十块，根本就是六张。那摊主不但没优惠，还少找了十几块钱。只不过他是当着我的面数，数完了我随意揣兜里，没想到这就中招了。”常书欣笑道。

等等常书欣把这段经历跟朋友们说时，把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“他们说，我所遇到的事早就司空见惯，见怪不怪了。朋友里有一位是做电脑生意的，光在他做生意的十年间，被人骗过上万货款的不下七八次，最惨的一次是物流公司老板携款溜了，他的八万多代收货款全部打了水漂……当然，他骗人也不少，愣是在生意上把被骗的，又宰回来了。”常书欣反思说，“后来想想，觉得这件事情

看似好笑，好像又有点可悲，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同时扮演着骗子和被骗的角色，人与人之间已经缺乏了诚信的基础，我们整个群体相互之间已经发生了信任危机。”

常书欣发现，所谓的“古道热肠”“侠肝义胆”“一诺千金”，那些在传统中闪光的品质在现实中已经荡然无存。

对此，常书欣感叹道，就像我们出门在外，最怕的是遭贼遭抢遭骗；就像我们在家，宁信网上的丑闻，不看电视里的新闻；从华尔街的金融骗局到中国的房地产骗局，从传统的江湖派奇骗，到现代层出不穷的各种骗术，从身家不菲的名人名流到光脚不怕穿鞋的民工，几乎是遍地奸邪、环伺俱备。

“生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成了这个样子。不过我想，大多数人，都不愿意看到它成了现在这样。”常书欣说道，他就开始构思小说，很牵强地写了“帅朗”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物，并赋予他一个普通小市民的性格和成长经历，让他在很多骗局中浮沉，最终磨砺出他狡黠但不凶恶、善骗亦有善良的性格。

“我相信人性本善，只不过人性的光辉被物质时代的尘嚣掩盖，以致蒙尘已久。我想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，总能多多少少发现一点，否则我们活得太悲催了。”常书欣笑道。

“不过后来我发现，更悲催的是我，选择‘骗术’这个大家都待见的主题成文，注定小众，依然属于非主流的格调，好在坚持到完本了。”常书欣大笑道。

警察也是普通人

常书欣说，每次敲完“全书完”三个字时，总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脑子里总有一段时间整个是一片空白，沉浸在情节和故事中，经常让人分不清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差别。

习惯了深夜写作的常书欣好吸烟，来保持大脑的兴奋。夜深人静时，他也有想过转型，2013年时，他尝试过写美食和纯爱情的故事。“我发现比较平实的叙述里，加不进冲突，读者群也不太接受。”

为了寻求文字的冲突，向来特别喜欢警匪剧以及类似的小说的常书欣，便开始用了几个小时时间，设计了一个性格比较特立独行的警察形象，来带动剧情发展。“为了迎合观众形象，影视剧里的东方的警察总是高大上、西方的警察总是傻挫黑，都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。我就有了写一个中国普通刑警的想法。因为警匪之间，那种天生为敌、冲突激烈的特质，会淋漓尽致地展现人性的光辉和丑恶。”

“对‘警察’这个职业了解越多，越知道他们的辛苦。这帮人，挺让人敬佩的。他们也是普通人，有七情六欲。他们站在法治的底线上，一面对着阳光，一面朝向黑暗，危险性高。能站在底线上，就值得大家尊敬。如果没有他们，社会会乱成什么样子？我也想通过警察的视角，辐射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。”常书欣感叹道。

在常书欣的笔下，警校学员“余罪”在一次选拔中意外成为进入匪窝的卧底，经历了一系列惊险、刺激的奇案。曾经涉猎过侦查专业的记者，读完该书之后，惊叹常书欣所写故事对现实的高度还原，一个个人物活生生就在我们身边。他们有贪欲，有胆怯，也有“仗义每多屠狗辈”的豪气，丝毫不觉矫揉造作。

尤其是当人性出现挣扎与抉择时，信念支撑着年轻的“余罪”走出了命运的低谷。“不论在何时何地，人民的安宁和幸福，永远是一名警察的最高荣誉。”常书欣如是解读余罪的“信念”来源。

开枪、抓捕、击毙……常书欣说，自己喜欢这种充斥着正义感的暴力名词。社会的和平和安宁，是因为有更强大的正义威慑，而不是因为自觉的道德约束。“‘警察’是个高危职业，他们是用自己的身体把丑恶和黑暗挡在秩序之外。他们其实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一股正能量。一个作家的创作，也要坚持正能量。离开了正能量，再华美的文字堆砌也是昙花一现，经不起时间考验的。”

“小说中的很多故事是真实存在的，不需要观察。想对付那些作奸犯科的烂人，手法必须更烂一点。咱们的城市化进程太快了，欧洲用了上百年，咱们只用了几十年。看咱们的城市都千篇一律，挺伤感的。同时，制度建设和法治都跟不上，很多事是脱节的。经济发展，贫富差距，好多人的信仰被剥夺了。”常书欣

说，越是此时，越需要心存正义。

“每个男孩子，心里都有一个英雄梦，一个武侠梦。在小说写作过程中，我陆续陆续认识了好多警察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警种。我经常找他们聊天、讲故事，把他们很多人的经历，组合成一个传奇警察的生活。我写‘余罪’，也是想向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——警察，致敬！”常书欣说。

网络文学需要沉淀

记者问常书欣，你的小说有没有需要再完美的地方？

“要完美的地方太多了，但想完美的时候，找不到那种激情了。想改动还是很难的，找不回当初的激情了。”常书欣回答道。

现实生活中的常书欣是一个普通的“家庭煮夫”：除了接送孩子、干家务，就是闭门码字。他的业余爱好是看小说，听听音乐，和大院里的人下棋、吹牛、侃天。

常书欣的孩子现在读高一了。“孩子喜欢看玄幻小说。我觉得还是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有时候强制不好。我上学时也是被迫学习，最后还是很野蛮地成长起来。”常书欣大笑道。

对于目前依旧浮躁与喧嚣的网络小说，常书欣认为需要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，最终留下的是会严肃认真对待写作的那拨人，“现在网络文学知名的大神里，多数都是阅历丰富、功底扎实、常年笔耕不辍的那些人。他们之所谓被称为‘神’，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和灵性，而不是用宣传和炒作可以造出来的。”

时光回溯到2010年前后，那时玄幻、都市、官场小说数量出现井喷。常书欣说，“那时候商业小说网站快马加鞭，和作者签协议，每天定量更新，用全勤奖刺激。从这个方面说，那时虽然商业写作浮躁一些，但里面的思想挺自由的。网络小说也逐渐被社会认可。”

“我出门一般不说自己是写网络小说的，否则对方不理解、不明白，得解释好半天。那时候的感觉是：我像个边缘人，外人不会理解我。”常书欣说，自己到银行申办信用卡，也会因为某个工作单位被拒签。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某网站组织出境旅游，申办出境证，在公安局被盘问了好久。

“其实，这一行是孤独的，也是委屈的。我们的纳税额很高，可能超出一家小型工厂的定额税，却没有一个与之相配的社会待遇。”常书欣说。

“有的传统作家对网络小说还存在有歧视，感觉网络文学放不到文学的殿堂里。我觉得一些传统作家的写作，相当于富人的减肥药，在衣食无忧的时候，他们写个什么故事，创作环境很悠闲。传统和网络写作的生态环境不一样，就像一个富人和穷鬼讨论奋斗，不是一个概念。”常书欣说。

常书欣认为，网络之于文学的最大成就，是把写作和阅读，都降低门槛平民化了。他还分析说，网络文学的繁荣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从业者，玄幻当道，文字同质化严重，写作功利化明显，其负面性也是很明显的。

“年轻作者良莠不齐，有的世界观还需要调整，纯粹为了爽而爽。传统作家攻击网络作家的说法，也有合理性。毕竟网络文学也是文学，文学需要磨练和沉淀。写东西都讲究厚积薄发，而网络写手这一天道一天比撸狼还急，很少有充电的时候。这样一来，造成了不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下的严重后果。”常书欣直指要害。

“我看过一个新闻，说国外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，从网络上学弹药知识，自己组装一个地雷，拆弹专家说破坏力相当大。现在网络上，不光是小说界，也是掺杂着各种知识，这可能危及公共安全，确实值得国家特别重视。”常书欣说。

对于下一步的写作打算，常书欣透露，“想写个‘线人’题材的，刻画一个脚踩两只船、两头吃的人，不知道能不能写成。”

责任编辑 郭爱凤

